

笔墨微澜

校园里的历史跫音

利剑

近日看了余良师老师的长篇小说《半支粉笔》后有点感触。良师老师退休后仍笔耕不止终有收获，真不容易。我觉得他是一位对历史纵深和厚重保持人文关注和深度思考的人。儋州一些本土作者也出过书，但题材以文史和乡土文化居多，小说则很少，以校园生活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，据我所知，此为首部。

宽阔的叙事格局

故事时间跨度20多年，良师老师选择上世纪70至90年代，这是中国变革最深刻的年代。选择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架构故事格局，意味着对那段历史必有深度思考。当过中学政治老师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叙事记忆，成为作者一个重要生活基础。十年浩劫、恢复高考、联产承包、改革开放、市场经济，这些事，每一件都影响深远。学校中的每一位老师和学生，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又与这些历史事件紧密相关，如何立足校园生活的叙事架构，又折射出历史和时代变革，这是一个不易把握的问题，也是作者驾驭题材的重大考验。良师老师选取班会、座谈会、课堂情景、师生交谈等场合布置情节，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，通过口授历史的方式，由老师讲给学生听，以课堂小切口架构历史事件大布局，摆脱了人物角色塑造和校园生活的相对封闭性的约束，把人物放置在历史潮流中，提升角色的社会性，形成宽阔的叙事格局。构建了把人物（角色塑造）放在历史变革中进行价值判断的底层逻辑。

馨香一瓣

师者如灯

百夫长

大四的上学期，学校要求我们自己联系单位实习。几个月下来，同学们有的去了报社当实习记者，有的去了杂志社当实习编辑，进不了报社、杂志社的，也回老家中学做了语文代课老师。临近春节，只有我和少数几个同学还未落实实习单位，我的心中十分着急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和高中同学小金通电话时，随口说出心中苦恼。小金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，我有个舅舅在老家县作协上班，你可以找他试试。”实习的问题这么容易就能解决？我一时难以相信。

踌躇许久，在小金的再三催促下，我登门拜访了小金舅舅，他欣然应允帮我介绍实习机会。我知道了他姓章，是省内小有名气的诗人。节后，我跟着小金的诗人舅舅——我后来一直称他为章老师，开始了实习生活。

我的实习地点在章老师家、采访的路上，或者某个乡镇之间转换。早上，我由家中步行20多分钟来到国道边，坐班车到县城，然后步行10多分钟到章老师家。傍晚时分，我再赶最后一班班车回家。有时采访晚了，章老师会留我在他家吃饭。印象中，他做的西红柿鸡蛋面最是好吃。我俩一人一大碗面条，一小罐冰镇啤酒，边看球赛，边吃面条。吃饱喝足，接着写稿，等到定稿睡觉，天已微明。我虽只是做些辅助的工作，但每有文章发表，章老师都会署上我们两人的名字。

有一次，我们去采访县医院的一位典型人物。行前，章老师让我根据医院提供的素材，先列出详细的采访计划。整整一个星期，我们奔走在医院与章老师的家之间。在章老师的指导下，我负责写初稿，他再修改润色。稿子一改再

朴实的语言特色

故事很平凡，人物也很平凡，语言也近乎平凡。没有轰烈的惊艳，没有跌宕的情节，没有精细的渲染。有的只是平静的叙述。大量运用说明、议论的方式进行补充。用平实语句勾勒出时代的漏洞和制度的壁垒。牛屎山、校办农场、半农半学、教材混编、户籍壁垒这些特定历史时期的体制设置，成为学生无法越过的坎，对这段历史的评述，用平实的话语体系会更加妥贴。良师老师的处理方式是，用幽默的语言点到为止，不加评论，因为我们不能光站在现实的岸上回看历史的逝水，读者自有评价。这就像一条暗线，在校园故事这条明线的背后，将人物的命运牵连起来。

融入儋州元素

本地文化是一部作品的地标。一些作品跟乡土的地标，历史，民间的文化挂钩，地标因作品而更显魂魄，作品因地标而更具地缘特色。墟日，是儋州农村赶集日，因商品经济不发达，起始是五日市，后改隔日市，是商品交换的重要日子，也是男女青年集会之日，农忙过后的墟日，如恰逢胜时佳节，人山人海。男青年以抢枪抢镜的方式与心仪的女子约定见面日，这种在数字时代已经消失的联系方式，突然从故事的页面飘了出来，好像从某个方向传出一首老歌，又像重新开了一瓶曾经饮过的老酒，刮痧是儋州女人无师自通的一道传统救急疗法，方法简单，正因手法简单人们不大关注，在医疗匮乏的年代，很管用，能救命。故事对这一儋州民间中医疗法进行剪接使用。儋州文化还有一个流传很久很广但被忽视的式样，儋州民谣。作品收集了数百年人们非常熟知的民谣，重新传来，世上再无其他语句，比此歌更形象、具体、妥贴、拟人：

鸡美吱吱爸喂米吃了走入山去迷；
三片木叶逃过去，老鸱飞去又飞来。

很深的广州情结

地域特色是一部作品的根基，作品地城跨琼粤两地。良师老师早年在广州读书，有很深的广州情结，驾驭起来也游刃有余。作品插入大量广州历史文化，增强了作品的贴近性。讲述广东民兵故事《粤海长城》，安排金莲号客轮、广州话师姐接新生等情节，并把主要人物的奋斗目标定在到广州读大学。在那个年代，海南的考生要到广州读书，除了在海南比，还要跟广东争，成了很多考生的梦想。上世纪80年代，儋州的教育曾处海南前列，当时那中有一批华师毕业的老师。

改，到最后在省报整版刊发，尚余5000余字。这篇报告文学的撰写过程，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为文的不易，也让我从章老师身上学会了对待文字要心怀敬畏。三个月后，实习结束，我要回校了，章老师在我的鉴定一栏，写下了许多溢美之词，然后专程跑到县委宣传部盖章。后来，我被意外评为校“优秀实习生”，究其原因，除了章老师写的这份实习鉴定，与那篇发在省报共同署名的报告文学有莫大关系。

实习期间，我并未亲眼见到章老师写诗，但又会经常见他收到样刊、样报。我推测，他大概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创作的。有时，我会在客厅茶几上见到他写在白纸上的分行文字。我虽然偶尔也写写小散文和诗歌，但对那些深奥的长短句，着实难以读懂。他送我的两本诗集，后来也被我束之高阁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离开老家，南下从军。其间，通过小金，我一直关注着章老师的动向。

再次见到章老师，在小金家。那是1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，我去拜访小金的母亲——我初三时的班主任，一个改变我命运的老太太。那天，适逢章老师也来看望他的姐姐。我在院子里等待章老师到来。先从驾驶位走下来的是章老师的夫人，片刻后，章老师才从副驾驶位下来。看到我，章老师分外高兴。聊天时，他问我是否还在坚持写作。得到否定的回答后，他不再追问，而是转移话题，继续侃侃而谈。

5年前的一天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加了章老师的微信，他让我发几篇近作给他看看。半个月后，他发来老家一份内刊的目录，上面刊有我的两篇散文。时隔近20年，看到自己的文章再次被印成铅字，我心中激动难抑，文学梦慢慢复苏。此后，在章老师的鼓励下，我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写作、投稿，时有文章发表在期刊和报纸副刊上。

感念于实习期间他对我的启迪，感恩他激励我重拾笔端，我一直认为章老师是我文学之路的导师。但自始至终，这一说法都未得到章老师的明确认同。偶尔，我会旧事重提，章老师也只是笑笑，未置可否。

也许，是他对我平庸的文学天赋不甚看好；也许，他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，无须渲染。又或许，他认为文学只是一种际遇，无须拥有太多附加，简单纯粹就好。

岑溪的冬天，没有白雪的点缀，却自有一番别样的诗意。日出日落间，在暖阳映照下，每一处景物，都交织着自然与人文的风情，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，洒落在岑山溪水间，整座小城就慢慢苏醒过来了。这时，江边总是第一个去处，因为我家就在文昌江边。此时的江水是清的，流得慢，好像也在晒太阳。岸边，翠竹修长挺拔，竹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演奏着轻柔的交响曲。很多人在江边散步，慢跑，还有老人们在凉亭里摆开棋坛，在下象棋，棋子落盘声清脆响亮。在亭子不远处，有个老汉在拉二胡，可能是刚学不久，调子不知道跑到哪去了，有人捂着耳朵快步走过，但在我听来，并不觉得难听，我还停下来，站在他旁边，静静地听了一会，老汉朝我笑笑，继续他的演奏。

正听着，鼻子先捕捉到一股焦香，是虾儿堆的味道。摊主是个闷头做事的汉子，围裙上的油渍画出了他的年资。他熟练地将鲜活的河虾放入油锅中翻炒，小龙虾在油锅里瞬间卷成金黄。接着，他将香葱与葱花融入面糊，一勺一勺落入饼模，投入沸腾的油锅。几分钟后，金黄诱人的虾饼便在热油中翩然浮了出来，捞出、沥干、稍凉，一盘岑溪人钟爱的虾儿饼便大功告成。我买了一份，急着用手夹起一块，烫手，在两手间倒腾，“咔嚓”轻咬一口，滚烫的热气带着鲜香在口中散开，外皮酥脆与虾肉的嫩滑交织在一起，那种鲜香，是小时过年才有的味道。

走了一段河堤，感觉还是爬山比较爽，便扫了一辆小黄车，骑着穿过几条街道，慢慢晃到东山公园。停好车，刚走到公园的台阶，便看到两边的三角梅没心没肺地开着，紫得晃眼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，能够在冬天里这样不管不顾地热烈绽放，真好。我从地上捡起一朵掉落的花瓣，轻轻抚摸着，感受着花朵柔軟的骨架。我想，花朵在掉落那一瞬间，会不会也像人要离开亲人飞向天国时，频频回头看那些围在一旁的亲人呢？也许不会，花朵掉落地上，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重生，滋养出更加繁茂的花木。

脑子里想着这些问题，我觉得有些沉重，想得脑壳疼，索性抛开一切，随意行走在公园的小径上。在一处亭子里，有几位年轻人围坐在一起，分享着石磨米粉。我看到那些米粉透明透亮，看着就觉得很嫩滑。我的脑子不由自主地跳出一幕幕影像，那是小时候和母亲一起用石磨磨米浆时的场景。母亲负责推磨，我则在旁边放浸泡好的籼米。随着石磨徐徐转动，米浆沿着石磨外边一圈圈缓缓流淌下来，如半透明的玉液水帘。在磨槽里稍作停留，便悠然流进槽口下的木桶里。

（接上期）詹汉行走到队列前面，举着“伏波鞭”，一个一个点着他们的鼻尖问：“你们可能不认识我，可一定听说过白马井镇上伏波庙里的伏波鞭吧。”汉行故意清了下嗓子，高举着“伏波鞭”高声宣布，“我就是中共琼崖纵队儋县五大队的詹汉行……你们现在被俘虏了！”

国民党地方联防队的两个头目，一听到“詹汉行”这个如雷贯耳的大名，立即就倒下了身子装死狗。而那些个小喽啰们，反而是个个伸长了脖颈，睁大了眼睛，争先恐后要把传说中的大英雄“詹汉行”看个仔细。

詹汉行靠着机智勇敢，不费一枪一弹，仅凭一把“伏波鞭”就占领了王五镇。共抓捕50余名俘虏，缴获机枪一挺，长短枪40余支，以及子弹和物资一批。

詹汉行他们占领王五镇，是个极其“危险”的军事行动，这就好像投食喂狗投肉喂狼，又如同引火烧身一样，将会引来四面八方之敌的围攻！但这才正是整个战局所需。报务长陈水航向詹汉行报告说：“他们果然上钩啦！刚才监听到的敌电台的内容，大多都是在说：琼崖共军在儋县王五镇好像有异动……其动向和意图是准备在白马井镇沿海接应解放军大部队的登陆……”命国军五十九师一部，立即出动兵力，从马井、新州向王五疾进……命那大、大成所部，乘车前往王五镇以南……南北夹击，阻防儋县地方共军的接应企图……”

“好——好——好！”詹汉行大喊三声好，又甩“伏波鞭”三声响道，“果真是请自来了！鹧鸪入笼啦，野猪掉陷阱啦，笨鬼们来得越多越好啊——”

陈月娥得知军情后，也是拍手称快，她对其他几位指挥员说：“毛主席早就说过，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，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；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

红尘随笔

暖阳下的烟火画卷

莫耀裾

随后，母亲搬出蒸笼、托盘，我烧火。不多久，蒸汽袅袅升起，米香飘逸在厨房四周。母亲把薄薄的米粉铺开在一只托盘里，我等不到母亲把调料弄好，便抢先夹起半条，自己加上酱油、葱花，吃了起来。这些米粉柔韧滑爽，入口即化，带着米浆的醇厚，在舌尖轻舞，让我的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。

眼前晃动着那些带着烟火味的影像，我的脚步变得更加轻盈，很快爬到山顶上。此时刚好收到好友老陈邀约，说他家今天酿豆腐，请我晚上到他家品尝。我对农家自己配制的豆腐很喜爱，那种味道在外面的饭店是尝不到的，我爽快答应赴约。日头偏西时，我朝着老陈家那缕炊烟走去。田里稻子已收，只剩下整齐的稻茬，在斜阳下像一片沉睡的金色绒布。田间，有几个孩子在嬉

笑玩耍，他们的笑声在这金色的余晖中回荡，为这冬日傍晚增添几分生机与欢乐。在田野边缘，错落有致的农舍升起袅袅炊烟，淡淡的烟雾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老陈家就在田边不远处，他站在家门口等我。老陈远远看见我，扯开嗓子喊：“老伙计，就等你了！”

我挥挥手，加快脚步，朝老陈奔去。刚走到他跟前，他就握着我的手，把我拉进屋里。此时，他的夫人正在厨房酿豆腐。只见她捧起一方莹润如玉的豆腐，从上方切开薄薄一片，把鲜肉和韭菜菜混在一起的馅料，揉捏起一小团，轻轻放豆腐片上，再切一片豆腐片盖上，如此重复多次后，一个个白嫩的豆腐元宝，很快就在簸箕整齐列队。她慢慢地把豆腐放入油锅，“滋啦”一声，满屋顿时被那种让人安心的油烟香气占据。煎至两面金黄，我看着，就垂涎欲滴，就想先铲一块试试。

“急什么，要煎透。”老陈拍开我伸过去的手。

终于等到出锅。老陈老婆将豆腐盛于盘中，未及品尝，已觉香气氤氲。我迫不及待夹起一块，蘸了他们精心调配的酱汁，浓郁色泽包裹着豆腐酿。轻咬一口，先是焦黄的外皮在齿间轻轻抵抗，然后便是嫩滑的豆腐和滚烫鲜美的肉馅在口中交融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这这是一场味蕾的香甜恋爱，让我无法自拔，闷头连吃了几块豆腐，才心满意足地靠回椅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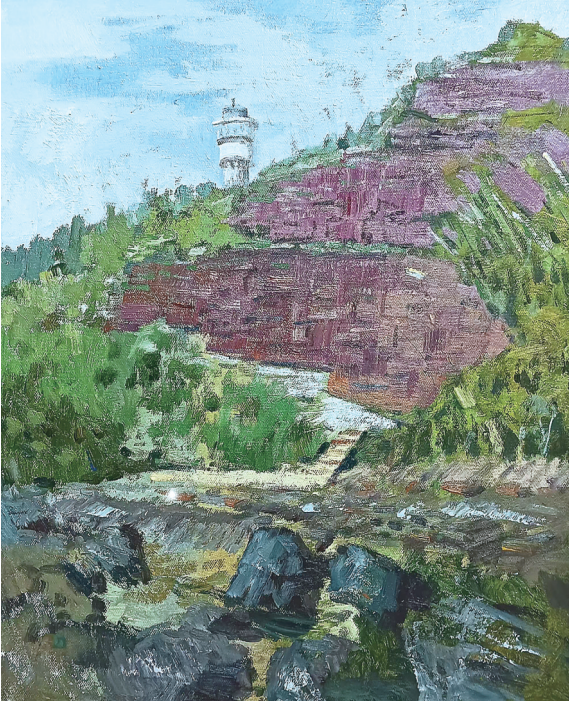
窗外，天色已暗藏蓝，只有远山的轮廓还恋着最后一抹光。老陈给我倒上米酒，我们坐在门廊下，什么也没说，又好像什么都说了。

这大概就是岑溪冬天的样子。不在什么名山大川里，就在这油锅的滋滋声中，在老友们的沉默里，在这一口滚烫入喉的踏实里。

龙门灯塔

（油画）

李茂作



红色长篇小说连载97

孤岛战旗红

李盛华

……”陈月娥颇有信心地说，“解放海南，我们就属于局部性的一枚棋子，现在就是放在虎口里的一颗硬梆梆，响当当的铁骨头，让他们嚼不烂，咽不下，吞不了！我们这里，将是事关全局性胜利的最关键一战啊！”

詹汉行所率领的儋县五大队，他们面对气势汹汹国民党薛岳二十余万大军上岛，既没有游走至北部大海蠃岩礁石，也没有隐蔽于南部大山热带雨林，而是像一颗钢钉一样，牢牢钉在儋州西北部的海岸线上。这一枚钉子，像是钉在了铁桶一样的“伯陵防线”的短板上，使其开始漏水、崩溃，甚至完全解体。虽然詹汉行的儋州琼纵战士，他们将会立即面临三面受敌，四面楚歌之中，陷于重围难脱、九死一生之境遇，但其自身的生死存亡已不再重要，将毕其功于王五镇之一役，祭出“舍车保帅”之搏击绝招！

二

按照中共琼崖纵队制定的“十万火急”作战方案，国民党军“如约”而至，詹汉行的儋县部队如愿而展开“磁铁战法”。一场惊心动魄的缠斗鏖战，即将在王五镇上演。

感悟人生

冬日花语

邓训鼎

寒冬来了，万物萧条，可是却有那么多冬日花开。盈盈冬情，开一朵素雅温婉的花，就像冬天里一首婉约的小诗。

寒风刺骨，雪花摇曳，百花凋零，唯有不畏严寒的腊梅开得娇艳夺目，是冬天最引人瞩目的景致。腊梅有君子风骨，是坚强的象征，高风亮节的品质值得人们崇敬。它的花语是：忠贞、高洁、刚强、独立。寓意着坚毅、无私奉献、高尚的心灵。

它以顽强的生命力，在冬天给人们带来一道风景。在庭院，在茫茫旷野，即使再恶劣的环境，它也能开出淡黄的美丽花朵。纯洁的腊梅花，鼓励人们自强不息，坚忍不拔地迎接春天的到来。腊梅，是岁月的心跳，撩动天籁之音，将人们心灵的阴霾驱散，自古就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。陆游特别喜欢梅花，从他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里，我仿佛看见陆游站在驿外断桥边，凝视着寂寞开放的腊梅，忍受风雨侵袭，但任然傲然开放。正像此时的陆游，枉有爱国之心，却屡遭排挤和打压。他以梅花自喻，表达坚守信念，保持高洁品格的决心。

美丽的茶花也是冬天的一抹亮色。我的阳台上有一两棵茶花，一红一粉，是我闺蜜从广州千辛万苦给我带回来的。她女婿是园艺师，自己开公司养苗圃，专门研究四季茶花。培植出的茶花花朵硕大，红的是纯正的中国红，粉色的花朵里由四朵小花组成，花姿优美，气味芬芳。而且花期特别长，一朵花足足要开大半个月。不像有些花朝开暮谢。茶花为我冬天的阳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颜色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茶花的花语：纯真无邪、天生丽质、高洁清雅、孤傲深沉、细心谦让。它从夏天就开始含苞，寓意爱情绵长；它孤傲又不失君子风范，从来不与百花争艳；花谢时，花瓣慢慢的一瓣一瓣掉，依依不舍地离去。茶花在严冬时依然能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，这种坚韧和美好是一种美德，所以赞美具有美德的人再适合不过了。

在我的书桌上有一盆正在怒放的水仙花，这是我国的十大名花之一。它的花秀雅清丽，两层花瓣，外面一层有六瓣，里面一层紧紧围住淡黄色的花蕊。翡翠般的碧叶，翠绿发光，绿得鲜亮。在纵横交错的叶间，错落有致地开着几朵洁白无瑕的花朵，那金黄色的花蕊散发出淡淡幽香，婀娜又不失高雅。小小的花淡淡的香翠翠的绿，水仙花在我的书桌上，绽放出生命之美。

在寒冷的冬天，那些在春天不知迷倒多少人的花儿，不见了踪影，唯有水仙花伫立在一泓清水之中，依然枝叶繁茂，亭亭玉立，竞相开放。看到冰清玉洁的水仙花，仿佛聆听到花开的呢喃之声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如痴如醉。它生机盎然，花香馥郁，凝视它，心境一下自然超脱清静起来。

水仙花又叫凌波仙子、金盏银台、玉玲珑、天蒜……它的花语是：多情、想你、自尊、自信、思念、团圆。其意义众多，象征着爱情、友谊、幸福，是一种传达真挚情感和祝福的花卉。

宋代理学家朱熹有“水中仙子来何处，翠袖黄冠白玉英”的诗句，赞美水仙花的品质；杨万里说它“韵绝香仍绝，花清月未清”，芳姿令人陶醉，既优雅又大方。

冬日花语，凝视生机盎然，玉质冰肌的花儿们，与它们喁喁私语。做一朵花的知己，多惬意多幸福的时光，忽然间就像住进了心灵的春天里。

冬至，翡翠水饺

曾洁

今天是冬至。晨雾刚退远，菜板上铺开月光的霜，青菜在石白里转三圈，果汁漫过指缝时，把整个春天都揉进了冬至。

翡翠色在面团里游走，像初春刚抽芽的柳丝，是雨后竹林里透进的光，捏起面皮，指尖沾着油，缝补一段静美时光。

这褶皱藏着冬至的暖，藏住家的香，沸水在锅里涌浪，饺子沉下去又浮上来，夜里爬出的小月亮，捞起一只翡翠水饺，咬开的瞬间，青翠撞上肉香。

天使在寒冬里，递来的一口温柔，蘸一碟陈醋，用酸味勾出更浓的鲜，窗外的雨落得轻，屋里的灯光暖和，原来冬至的仪式，只是把思念包进面皮。

让翡翠色的圆，在舌尖上慢慢舒畅，这水饺简单，却藏着朴素的祈盼，冬至，吃罢翡翠水饺。之后，日子即有了方向。

像青菜熬过寒冬，总会再绿。像水饺浮出沸水，总会得暖。

（未完待续）